



港人在雲南 陳哲，香港人，華語樂壇最重要的作詞人之一。他以《讓世界充滿愛》、《黃土高坡》、《同一首歌》等紅遍內地後，帶著理想與精神家園，一頭扎進雲南山村，進行他的「土風計劃」，保護和搶救少數民族音樂，一腔熱血的幹，一幹便幹了15年，幹到60歲，他眼裡「文化是凝結種族氣息的血脈，每一個溘然長逝的民間藝人身後，都留有一個空白」。雲南民族音樂豐富迷人多樣，整合的原生態音樂，能讓世界音樂市場有中國的位置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 雲南報道



■陳哲搶救雲南民族音樂不遺餘力。

港詞人獻身15載 搶救雲南民族樂

陳哲無悔妻離子散傾家蕩產 「土風」整合原生態音樂



■陳哲在拉祜族中尋找瀾滄的「眼睛」。



■雲南少數民族民間藝人吹蘆笙。

15年前，因為「土風計劃」，陳哲賣了香港的房子，失去眼裡最漂亮的老婆。一次車站等公交，被女兒看到說「老爸，你沒錢了吧！」他，嘩！一下子，心酸的感受沒法說，扎在雲南那麼多年，從知名音樂人到雲南少數民族音樂的保護者、守護人，自己扛，確實付出太多，他承認「妻離子散、傾家蕩產、孤家寡人、虎落平陽」這類詞都可用在他身上，因為消耗的時間、精力、錢、人、付出的代價太大，但他堅信，選擇雲南沒錯。日前，筆者跟班陳哲一周，到雲南普洱市瀾滄縣拉祜族聚居區，與他走過錄音棚、村寨子、原始森林，親歷保護、發掘雲南少數民族音樂的真實狀態。

ABC「根幹花」理論 活化傳承

坐上車的那刻起，每次開口，幾乎都能聽陳哲說ABC，這是他喜歡的解讀，從身邊事、自己、人生、音樂，他都可以用「ABC」三層次、三段論、三階段，說得一目了然，然後帶着批判的視角，看待事物的深度，提出問題的難度，發現他人行為中的種種，自語琢磨怎麼解決，看着他不斷的「切割自己，反抗自己，審視自己」，證實了他做事「實事求是」。生出搶救和保護雲南少數民族音樂的「活化傳承」核心理念，即大樹理論「A根、B幹、C花」，樹根要深，要有沉澱，用最純正的族人基因，恢復民族的文化面貌。樹幹要大、繁盛、茂盛，要有很多族人自然而然的，不斷的在生活中表達、使用自己的原文化，且代代相傳。花，要順其自然的開，以真實流露、適合的方式，不改變音樂質地的情況下，傳達民族音樂信息，讓外界認同它、感受它、珍惜它。

宣傳視覺音樂 扛機器進山村

到晚上聊工作，聊到他人生三部曲，從甚麼都能幹的首鋼工人，在日後的工廠生活建立對南方的喜愛，到「我想找到一個位置讓自己人生發生改變」，《讓世界充滿愛》成功，和《黃土高坡》《同一首歌》等。上世紀90年代呼喚新民歌、新民謠，稱為「唱歌失敗」的年代，他關注了新音樂與搖滾，提出「不重穿黃袍馬褂，不copy西方」。在南有太平洋，北有中唱的系統中，他的第一個願望是在香港，做自己的音樂製作公司「以另一隻眼看中國」的「黑月亮」唱片集中國早期重要新音樂人，制定「音樂心情計劃」從敦煌到新疆走完黃土地。加上1997年大病一場，與時代的音樂製作，使他越來越清晰，要宣傳中國的視覺音樂、做民族的音樂，以「你不曾觸碰的感覺」說明中國是挺有人味的地方，於是1998年扛着機器進山，選擇了雲南，叫「土風計劃」。

培育三代傳人 免老走藝失傳

「功、名、利、祿」對他不再新鮮，眼前這男人披着長髮、身形瘦長、挎件墨綠大風衣，叼根香煙，看不出他是「大家」。15年的一村一寨從自發開始，不到10人的團隊裡志願者、村幹部、文化人來了又走，還死了2個，村裡沒有民族文化保護傳授課程，面對主流文化衝擊，阻止不了村民做選擇，看着那麼優秀的民族音樂在自己的眼前流失，他「動手、動腦、動腳」的挽回，面對沒有意識到自己音樂如此可貴的群體，從單項進駐，切片式原聲錄音，保存人聲、琴聲，不允許任何加工、手把手教授，走訪鼓勵民間藝人堅持技藝、及企搭界合作、申請NGO資助……引導他們清醒認識

自身的璀璨光芒。面對動機被質疑、排斥、抵觸，他有失望、受傷害，希望得到更多的關注，同時也矛盾有多少用，心痛、抱怨、無奈、失望甚麼都有，事實擺在眼前，碰釘子，他在自己幹，不是隔靴搔癢可解決。

眾多措施後，陳哲總結「第三代傳承人是重中之重」，是非物質文化保護傳承重點，是雲南少數民族音樂搶救最好方式，也是「土風計劃」最前期的實質行為。這麼多年，村裡老人一走，技藝便流失了，「把老人和小孩的手牽起來」有利於傳承，他們不是主要勞動力，都有時間，老人有技藝，小孩能學習善模仿。於是2002年正式嘗試口弦培訓，在雲南蘭坪普米族聚居區由村裡僅有的口弦藝人傳授，剛開始大家嘴皮都磨破出血，一個月以後全好了，都能吹。

多元化擁靈魂 下寨子菟曲調

要「追求真實可信」，陳哲這麼說，夜裡所有人休息了，他開始工作「扣、框、切、度、肌理、動作、打開、技術、實踐」找那雙瀾滄的眼睛，找瀾滄的聲音，直到清晨五六點。面對工業、垃圾音樂，他感慨「一定要多元化」，帶着思考與審視姿態的原創音樂，優美符合人道受眾群大的流行音樂，還有少數人理解的「不中規中矩、有建設性的試驗音樂他都有，放着沒面世的民族實驗音樂，他對筆者說「我們聽到的是音樂成品，而不是音樂」，音樂要有自己的靈魂。

剩下的幾天就下寨子，老鄉們真能唱，看甚麼唱甚麼，拿甚麼都能吹，從婆媳關係、上山務農、哄小孩睡覺、出門、栽秧、戀愛到喊山、喊水、喊夥子、姑娘，喊飛禽走獸，他們說的話調、腔調、語速、轉折便是唱歌。每唱起來，陳哲就忍不住，站起來，走到跟前，不自覺的用眼神說是「雲南的民族音樂太豐富多樣了，太美了，這才是真正的音樂」。這種由心而發的歌聲，喊出了山的高度、水的流速、風的溫度、坡的彎度、還有羞澀溫暖的笑容，一幅幅畫面直接打在眼前，這種來自靈魂深處的本能，擊破肉體直接觸摸內心最溫暖的角落。

一周下來收的幾十首曲調，都記錄了民族、類別、名稱、又名、流傳地域、背景、相關評述、演唱者、年齡、職業、學自何人等，因為陳哲希望不要在「具體的戰役上輸」，要求團隊「要用紙筆鏡頭記錄，用前景的置換調動讀者的記憶力，分解所有視覺」，因為「我們在和世界進行交換時，要用自己最精彩的去博弈」。

鄉鎮力保特色 不棄古老文明

「每個鄉鎮都應該按自己的特色而有所保留」，陳哲對村幹部、團隊說，民族文化有力量留下來就不要犧牲掉。文化保護要善於「學會」與「選擇」。要在「活化」概念上解決所有行動。因地制宜的選擇保護方式，政府要給民族工業自己的生長時間，村民要走出去看甲乙丙丁的各種結論，對自己的資源地進行獨立思考，在翻天覆地的變化中，認出看哪種事實更適合自己。追求幸福不一定要丟掉古老文明。



■在雲南瀾滄縣錄音棚收集少數民族音樂。



■陳哲和當地村幹部聊民族文化的保護。



■在雲南瀾滄縣村寨下鄉期間，感謝村民準備的早餐麵條、青菜、醃菜。

8女組隊巡演 激發社會關注

聽着收錄來的曲調，「土風計劃」是針對雲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搶救保護的計劃，在北京、香港建立窗口，時代不給力時陳哲基本是「摸着石頭過河」。2002年，雲南蘭坪滿足陳哲眼裡「政府有意願，村子元氣還在，遠離主流文化影響」成為實驗點，他以普米族8女子音樂試驗組面對大眾，2003年至2004年「計劃」社會化，從小組到村落到社會，他帶着女孩們北京等地巡演，用民族音樂自身能力激發社會各界的關注，直到後來因為「非典」解散。

任文化顧問 示範村專家組召集人

個人、團隊力量有限，如今「土風計劃」被列為雲南文化重大項目，看到政府採用自己的經驗，他很欣慰。他成為雲南省政府文化顧問，《雲南土風計劃：文化傳承示範村》專家指導組的召集人。「計劃」涉及整個雲南，含昆明、曲靖、玉溪、楚雄、紅河、文山、西雙版納、大理、保山、普洱、怒江、德宏、麗江、迪慶、臨滄、昭通16個地州市的數十個民族30個文化村落，通過省領導、專家指導、各行政層級的方式，以聚點村寨，成立小組，教授民族文字、音樂、歷史等手段搶救保護。



■雲南少數民族民間藝人能唱調子、吹口弦。

15族建童話世界 良知捍衛「精神家園」

上山十多年，「新奇，多變，不厭煩」是陳哲的雲南印象。雲南民族包圍城市，有25個少數民族，是中國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區，其中15個民族是雲南特有：哈尼、傣族、拉祜、納西、景頗、布朗、普米、阿昌、基諾、德昂、獨龍、白、佤、傣、怒族，他們部落生息，雜居、聚居遍及各地。加上雲南河流交錯，山間霧氣繚繞，氣候溫濕，梯田入山，山林廣闊，松、杉、柏、檜於深處，夾雜土的紅、黃、棕、紫、黑，生長黃栗、菠蘿蜜、甘蔗……楊梅、橄欖、茄子，以此山民拜山、拜樹、拜老虎，泛靈、多神信仰，神話、傳說頗多，引發出民謠、諺語、音樂、舞蹈。使得在建房、就餐、耕種、打獵、祭祀、婚禮、產子、節日、服裝中呈現人與自然相互依存依賴的足跡，村屋環繞檳榔、椰子，不時竄出山雞、野豬、穿山甲相互嬉戲，喜鵲時而行頸長鳴，時而飛到簷邊籬下，鮮花遍野不分時節的開放，樹木張揚、恣意展性態、妖媚，得天獨厚的景象變換無窮，雲南是個童話世界，是他眼裡的民族表情「神秘、奇遇」。

音樂不離身 老骨頭跑遍滇境

幸福，是精神生活的豐滿飽和，現在陳哲，煙、音樂、鄉村不離身，每次下鄉，圍着火塘錄調子、調子，為村長支書支招，和老鄉嘮嗑，穿越原始森林，看星星月亮、聞土蜂蜜泡烤茶葉、嚼燒包谷、烤魔芋……繞山路，日復一日，這把老骨頭跑遍了雲南，腳、膝蓋、腰都不行了，「折騰」不了了。他用自己的「扛」，解讀了雲南少數民族音樂在中國的地位，用「公平、公正、良知、說真話」捍衛了自己在乎的「精神家園」，就是有多幸福。